

院长的话：家园变荒场的时候

周广亮牧师

这是一份简单的半篇读书报告。

书名：《魏特琳日记》

作者：[美]明妮·魏特琳

编译：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张俊、傅柳、罗峰、侯晶晶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年份：2006 年 1 月（2 版）

页数：584 页

看了《南京！南京！》这部电影，使我认识魏特琳传教士。得知导演心目中居首位的不是约翰·拉贝，而是魏特琳女士和张纯如小姐以后，我对她的好奇加深。最后，看到她的生平和自杀离世的记载，使我决定要认识这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救助上万中国妇女的美国宣教士。

电影是 5 月 18 日看的，书是在 29 日于广东省买到的，但之间已经在两次《晨曦讲座》的“良院学房”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书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读了 245 页，差不多看到一半了。后来，李悦心老师告诉我，去年在良院的《专题聚焦：烽火宣教情》介绍过魏特琳的见证。李兰老师又透过周师母传一个电邮告诉我，2004 年的《月亮上的薰衣草》介绍了《魏特琳日记》。我为同工们的见识感恩，所以，魏特琳传教士对良友和益友电台的听众不应该是陌生的了。

这部日记收编于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4 册，可见它对我国和世界的历史价值。书中记载了 1937 年 8 月 12 日至 1940 年 4 月 14 日，魏教士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的经历。她能在日军空袭 130 多次的恐怖岁月里，学院一度要照顾上万名妇女的超负荷疲惫中，以及不时又有零散日军闯入校园强暴妇女的压力下，坚持每天都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其惊人的耐力和毅力，令人佩服。这一点，应该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所有学员和同工在事奉压力和听课学习上，很大的激励。

阅读之间，使我发现，我们一直认为，阴雨绵绵和乌云满布的天气是不受欢迎的，是悲哀的表徵。可是，在魏教士的日记里说：

“今夜不适合轰炸——天气阴沉，下着小雨，因此，我们可以不受打扰地休息。”（1937 年，9 月 22 日，星期三）“好哇！今天下雨了，云层很低，而且很厚，这意味着我们的‘访问者’今天不会来了，对日本飞机来说，夜晚的天气也不够好。”（9 月 23 日，星期四）

我们喜欢赞美阳光灿烂的晴天，却不知厚云满布的时候，也是一种祝福！人生岂不如此？负面的事情临到，换一个角度，竟会是驱逐更大邪恶的祝福。

南京城终於在 12 月 13 日沦陷，比恐怖的空袭更可怕的灾难随着日军进城发生。如果我能把魏女士 12 月 16 日至 17 日单单这两天日记的四页半篇幅抄写一遍，你就能感受到南京如何变成地狱般可怕。节录几句如下：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 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 12 岁。”“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并被反覆抢劫。今晚，一辆载有 8 至 10 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1937 年，12 月 16 日，星期四）

“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 12 岁的少女到 60 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1937 年，12 月 17 日，星期五）

在 1938 年 3 月 15 日的日记里，她提到一位 48 岁的妇女被强奸了 18 至 19 次，她 76 岁的母亲被强奸了 2 次。

“我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我说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坚持要开门。”（1937 年，12 月 17 日，星期五）

我在《南京！南京！》影片里，看过一个西方女士被日军打耳光的场面。

校长吴贻芳博士必须撤离到成都，魏特琳教授是自愿留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唯一的西方女子。她本来可以回到安全的美国从事妇女教育，但是她毅然留守南京，为什麽？日记的字里行间，清楚的表露她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信仰的忠贞。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真诚地祈祷，求主保佑。”

“起先，他们坚持要求所有的外国人以及程夫人和玛丽离开，当我说这是我的家不能离开时，他们终於改变了主意，随后，他们让男性外国人坐车离开。”（1937 年，12 月 17 日，星期五）

看到吗？外国传教士以中国为家的精神！魏女士生於 1886 年 9 月 27 日，家乡是美国伊利诺州西科尔小镇，26 岁来中国。面对日本军兵的凶恶，她坚决表示金陵女子学院是她的家！这样保住了中国妇女免受凌辱，这对今日很多离弃家乡事奉岗位，到处徘徊的信徒，是何等大的提醒！

南京有 120 万人口，沦陷时只剩下约 20 万人。国际委员会的安全区里，金陵女子学院十几位职员要照顾四五千至一万名妇女，其中有 300 难民的饭食由学校对面的粥厂提供。魏女士说到，一个最令人沮丧的事发生了：

“我们得知，这个粥厂没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赚了一大笔钱。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觉得用刺刀很快地刺杀一个人比不给他食物而让他饿死可能还要人道一些。”（1938年，3月12日，星期六）

粥厂使用的是国际委员会给的大米，其中工作的人不是日本人。当魏女士带领金陵女子学院拼命救助难民之际，我们粥厂的人所作所为，连丧掉天良的一部分日军也不如，这是上文魏特琳义愤言词但高雅表达的真义。她生日参加4次崇拜，每日早上7时有祈祷会……在一个家园变荒场的黑暗时代，外来的侵略者固然罪深恶极，但同为难民的同胞之间若是讹诈欺骗，我们又要怎样解说呢？！

主耶稣从耶京历代拒绝先知的罪过中，预告了耶路撒冷灭亡的哀歌（路19:41）。他们经历了家园洗劫变为荒场，而不再太平达两千年的悲剧（路13:35、太23:38）。今天，翻阅一页一页的《魏特琳日记》，看着70年后的南京市一片和平美景，我们不能不对神在今日中国的怜悯爱顾献上感恩；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忘寻找今天的魏特琳，在现今的荒场书写《中国的魏特琳日记》。